

从轻声、变调到诗歌格律：统一的音系学解释的可能
**From Syllable Weakening, Tone Sandhi to Poetic Meter:
The Possibility of a Unified Phonological analysis**

意西微萨·阿错 (Yeshes Vodgsal Atshogs)
南开大学 (Nankai University)

汉语诸方言有音段弱化（如轻声）、合并（如儿化）、脱落（如“吃字儿”），及音高变化（变调）等多种语流音变现象，尤其变调类型更是多姿多彩。前贤学者对方言的变调分别有很好的描写和解释，但迄今为止很难对各种方言变调乃至其他音变现象作出统一的音系学解释。本文选取北京话、上海话、广东话、厦门话四种变调类型差异巨大且有代表性的方言，尝试对各方言及其音变现象寻求统一的音系学解释。双音节词在汉语中既是典型的语法词也是典型的韵律词，限于篇幅，本文相关问题的讨论以双音节词为主。

其核心观点是，首先，解释这些汉语方言的变调和各种音变的内在驱动机制，采用重音方案最为理想。其次，主张这些汉语方言拥有两种相对独立且互相交织的（词）重音系统。具体说，一种是以音长（长）和音段（保持）为物理表征的“力度重音”（stress accent 或 dynamic stress）系统，一种是单纯以音高（高）为物理表征的“音高重音”（pitch accent 或 musical stress）系统；两种重音相对独立运作，可以同时作用于“词”重音的层面；两种重音的位置，以双音节词为例，力度重音在词首（前），音高重音在词末（后），我们简称为“前重后高”。音高“高”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声调行为上，可以分为“调值或调域”的高（简称“高调”，又可分为相对高和绝对高），以及调值、调域和调型整体的保持与否（简称“保调”）。“高调”只作为音高重音的而不可作为力度重音的物理表征；而“保调”，则有两种情况：单纯的“保调”，只作为音高重音的物理表征，而与音长（长）和音段（保持）相结合的“保调”，则成为力度重音的物理表征。另外，音高重音实现为后字“高调”，既可以通过后字升高也可以通过前字降低来实现；唯在无法更低或更高之时，可以通过一种反转操作（tonal polarity），求得高低交错的效果。总体说，两种重音的施用规则，可以简明地总结为“前重后高，高低交错”。

本文利用汉语方言变调的已有材料，同时对一些方言既有的分析，如上海话、广东话和厦门话的共时变调规律作了重新分析，给出了全新的描写方案。如上海话变调，首字保调没错，但是后字并非首字声调的延展，而是第二音节比第一音节变得更高（后高）的操作，唯本调已是系统最高调无法实现更高，则高低反转（即阴平在第二音节由最高调变为最低调）；如广东话的变调，前人认为没有规律，而我们的分析认为广东话的变调的基本规律是后字低调域变为高调域（后高）；又如厦门话的所谓循环变调，实际的根本内在目标是通过前字变低来实现后字相应变高（后高），唯本调已是系统最低调无法实现更低时，则高低反转（阴去从最低调变为等同上声的最高调，这也是逐次变低的调类最终反转抬高接上最高调最终实现闭环的根本原因）。而普通话的变调的根本表现则是前字变调、后字保调即后字表现为“单纯的保调”（后高）。因此四种方言总体来说，音高重音位置都是在后。

同时，本文利用双音节词中的音长表现，及轻声、儿化、吃字儿等音变材料，可以看到，这些汉语方言，或者除开“末尾延长效应”之后，前字长后字短；或者如果有轻声、儿化和吃字儿一定不会出现在词首。也就是说，双音节词末是音长短和音段弱化的位置，词首则是音长更长和音段保持的位置，是力度重音所在的位置，或者说力

度重音在前。

总之，四种汉语方言的变调等音变，都可以用“前重后高，高低交错”来统一解释。不仅如此，本文认为汉语近体诗的格律也有同样的表现。

首先我们认同前贤研究中关于汉语近体诗的平仄格律反映的是一种轻重音调配机制的主张；其次，我们认为近体诗的格律无法用单一的轻重音系统来完满解释，实际仍然遵循“力度重音”（在前）和“音高重音”（在后）两种重音系统调配机制。

从轻重音角度，尤其是从现代节律音系学视角分析近体诗格律有两个代表性的方案，一是 Duanmu（2004）、端木三（2016）为代表的“前重说”；一种是以 Fabb & Halle（2008）为代表的后重说。“前重说”的困难在于难以解释平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对双音节音步后字声调凸显的要求；而“后重说”则无法解释双音节音步前字的“可拍性”问题。我们的方案，利用前述两个重音学说，可以很好的解释并调和“前重说”“后重说”之间的矛盾。要言之，我们认为，近体诗双音节音步前字的可拍性，正是“力度重音”前重的表现，可拍性是格律诗音乐性的重要表现，也是音乐的强拍位置所在；而“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所表现出的双音节后字声调凸显的要求，正是对双音节后字的一种“保持声调”的音高要求，也正是“音高重音”在后的表现。另外，双音节位置平仄相对（相反）的要求，我们认为其所体现的正是“高低交错”的要求。

至此，本文认为，从四种变调类型差别极大的汉语方言到近体诗的格律，都渴望以一种新的轻重音方案求得统一的音系学解释。